

琼瑶全集 49

新月格格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钟 纓 肖建国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49

新月格格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1 插页 130,000 字

1996 年 1 月第 2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20,001—35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1876—2

I·1629 定价：10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新月格格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琼瑶全集 49

新月格格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钟 纓 肖建国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49

新月格格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125 印张 1 插页 130,000 字

1996 年 1 月第 2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20,001—35,000 册

ISBN7-5360-1876-2

I·1629 定价：10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新月格格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1

清朝，顺治年间。

对新月格格来说，那年的“荆州之役”，像是一把利刃，把她的生命活生生的一剖为二。十七年来，那种尊贵的，娇宠的，快乐的，幸福的岁月……全部都成为了过去。她在一日之间，失去了父亲、母亲、姨娘、两位哥哥、和她那温暖的家园。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迎接著她的，是那份永无休止的悲痛，和茫不可知的未来。

和父母的诀别，永远鲜明如昨日。

那天，荆州城已经乱成一片。老百姓四散奔逃，城中哭声震天，城外炮火隆隆，吴世昌的大军，已攻上城头。浑身浴血的端亲王，匆匆忙忙的奔进王府大厅，把八岁的小克善往新月的怀中一推，十万火急的命令著：

“新月！阿玛和你的哥哥们，都将战至最后一滴血，我家唯一的命脉就只有克善了！现在，我把保护克善的重责大任交给了你！你们姐弟俩马上化装为难

新月格格

民，立刻逃出城去！”

“不！”新月激烈的喊：“我要和阿玛额娘在一起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！”

“你不可以！”福晋扳著新月的肩，坚决的说：“为了王府的一脉香烟，你要勇敢的活著，此时此刻，求死容易，求生难呀！”

“额娘！要走你跟我们一起走！”新月嚷著。

“你明知道不行！”福晋一脸的凄绝悲壮，视死如归。“我誓必要追随你阿玛，全节以终！事不宜迟，你们快走吧！”

“莽古泰！云娃！”王爷大声的喊著。

“奴才在！”站在一边的侍卫莽古泰和丫头云娃齐声应著。

“你们负责保护新月格格跟克善，护主出城，护主至死！这是命令！”

“是！”莽古泰和云娃有力的答著。

“新月！”王爷从腰间抽出一支令箭，一把匕首，啪的一声塞进新月手中。“如果你们路上遇到我们八旗的援兵，只要出示我端王令箭，他们便知道你们是忠臣遗孤，自会竭力保护你们了！如果路上遇到敌人，为免受侮，我要你杀了克善，再自刎全节！”

新月瞪大了惊恐的双眼，注视著手里的令箭和匕首，在惊慌失措和钻心的痛楚中，已了解到事情再无商量的余地，一切都成定局了。

“走吧！”王爷将克善和新月往门外推去。“快走！是我的儿女，就不要拖拖拉拉，哭哭啼啼！”

“不要啊！”新月终于忍不住痛喊出声了：“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保护克善？我不要不要，我要和大家一起死……”

“月牙儿！”王爷忽然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喊：“什么是你？因为你是阿玛最疼惜的女儿呀！如今事态紧急，你的两个哥哥都是武将，而且都已负伤，势必得跟随著我，战至最后关头，可我怎么忍心让四个子女，全部牺牲？你和克善，是我最小的一儿一女，我实在舍不得呀！愿老天保佑，给你们一条生路！这样，我就死而无憾了！所以，你必须活著，不止为了保护克善，也为了我对你的宠爱和怜惜！我的月牙儿，你一定不会让我有遗憾的，对不对？”

王爷用这样感性的声音一说，新月更是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了。再也不忍心让父亲失望，更不忍心让父母见到自己和克善的泪，她抱著匕首和令箭，拉著克善，就头也不回的奔出门外去了。

就这样，她和父母诀别了。

那天，她、克善、莽古泰、云娃四个人，穿著破旧的粗布衣裳，混杂在一大堆的难民中，从荆州城的边门逃了出去。感觉上，这一路的行行重行行，像是无了无休的漫长。难民们的争先恐后，孩子们的唤爹

新月格格

唤娘，和荆州城里的火光冲天……全都搅和在一起。她耳边总是响著荆州城里的喊杀声，和难民们的呻吟声。眼前，总是交迭著火光、血渍、和那汹涌溃散的人潮。

莽古泰背著克善，云娃扶著新月，他们走了一整天。新月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，脚底都磨出了水泡。克善何曾吃过这种苦，又何曾和父母离开过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到晚上，连声音都暗哑了。偏偏这晚，走著走著，忽然天空一暗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四个人出门时，已是兵荒马乱，谁也不记得带伞。顿时，被淋得浑身湿透。深夜，他们好不容易挨到一个废墟，在断壁残垣中，找到一片未倾倒的屋檐和墙根，他们瑟缩在墙根下，聊以躲避风雨。等到雨停了，克善就开始发烧了。

莽古泰生了一堆火，大家忙著把湿漉漉的衣服烤干。新月紧搂著克善，感到他全身火烫，不禁又是心急又是心痛。再加上，克善总是用充满希望的眼神，望著新月，可怜兮兮的说：

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家呢？我好想额娘的暖被窝啊！”

额娘的暖被窝？此时此刻，阿玛和额娘是生是死，都不知道啊！新月心中，一片哀凄，用手捧起克善的脸庞，她紧紧的注视著他，说：

“振作起来！勇敢一点！别想额娘的暖被窝了！”

从现在起，你只有我了！你脑子里要想的，就是要为阿玛和额娘好好的活下去！懂了吗？”

克善拚命忍著眼眶里的泪，点了点头。

莽古泰今年才刚满二十岁，是个热情、忠心、率直、勇猛的侍卫。云娃只比新月大一岁，虽是丫头，却自幼在王府中长大，涉世经验，决不比新月多。两人面对这样凄惨的局面，都是心急如焚，但都不知道要怎样办才好。莽古泰烧了一壶水，云娃找出了随身携带的干粮，两人跪在新月和克善面前，一人一句的说：

“小主子，你多喝点水，才能退烧呀！”

“格格，你一路上什么都没吃，快吃点东西吧！”

“小主子，让云娃给你刮痧好不好？”

“格格……”

新月放开了克善，猛的就站起了身子，正色的说：

“莽古泰，云娃，你们听著！咱们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，你们两个，是我的哥哥和嫂嫂，我们是你们的弟弟妹妹，所以，再也不要称呼我们什么格格、小主子的，以免泄漏了行藏！尤其重要的，是你们再不要动不动就下跪，万一遇到敌人，岂不是不打自招吗？”

“是是是！”莽古泰心悦诚服，一叠连声的说：

“格格说的是！”